

保健医生卫士回忆毛泽东

# 红墙内外



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领袖人物往往会在挑战面前充分显示才华胆魄。这时人们也容易评论这个领袖人物的品格，衡量他的功过得失。然而，领袖人物更多的时候只能像普通人一样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琐碎事情的缠绕……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长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写，写出我的事实。我和我的亲人见面不多，只有你们和我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的情况你们最了解……”

责任编辑：冀步良  
李明辉  
封面设计：张建珍  
林少丽

## 政治纪实经典

# 真相



ISBN7-204-04127-5



9 787204 041275

ISBN 7-204-04127-5/I. 756

定价：100元（共10册）



3 权延赤文集  
QUAN YAN CHI WEN JI

保健医生卫士回忆毛泽东

# 红墙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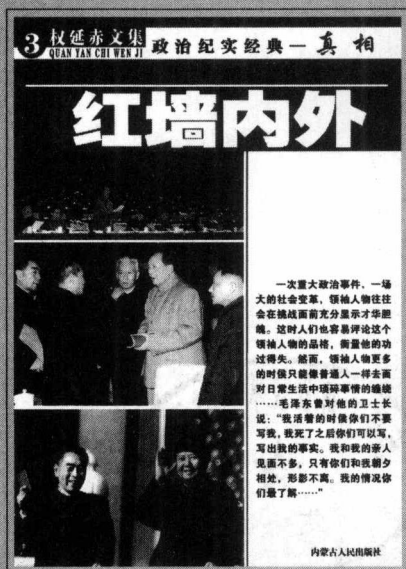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uan yan chi wen ji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印刷:北京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77.5  
字数:1400千  
印数:2000套

2001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2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204-04127-5/1·756

定价:100元 (全十册)

# 目录

## CONTENTS

### 血肉性格 ..... 5

■你看银幕上的“毛主席”表演得像吗?貌合神离,少了血肉和性格。

我感觉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确确实实是伟人,极伟大的人。

### 盼望挑战 ..... 21

■说毛泽东的睡眠是全党的大事,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其实并非夸张,特别是当大事来临之际。

往往一个好觉之后,毛泽东能连续工作几天,正确及时地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甚至做出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

### 英雄气,儿女情 ..... 45

■毛泽东一生粗茶淡饭,喜吃粗粮,蔬菜常常整根炒着来吃。他喜欢咸辣,缺油水时便“补”一碗肥肉,完全是农民的饮食习惯。

### 专列进行曲 ..... 56

■这片土地在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历来以出



# 目 录

## CONTENTS

英雄著称。天下流行一句俗语：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据说这句俗语，脱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另一句俗语。那时这片土地称为楚国。古有俗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 高处不胜寒 ..... 75

■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 陪领袖跳舞 .....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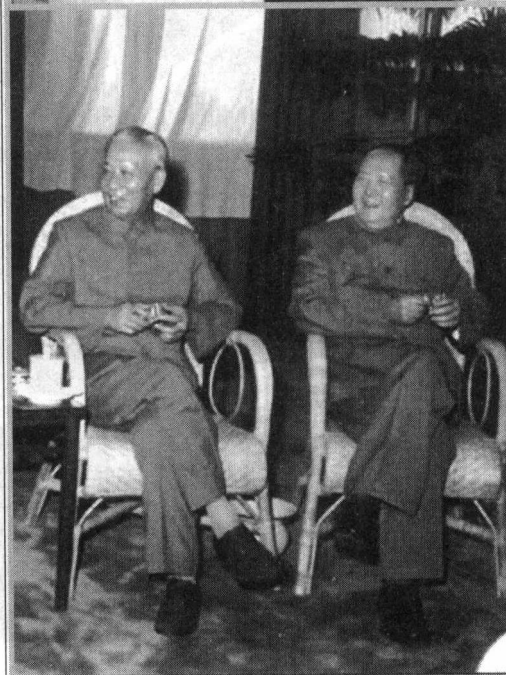
■“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在地上就打滚，哭昏过去了。”

### 红墙内外的生活 ..... 101

■“主席，回去吧，还是绕那条路上吧。你看他们都快到顶了。”胡秀云指着冈上喊。

主席站住脚喘气，望望冈上的人，摇摇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毛泽东生前多次在我面前流露出对贺子珍的思念。有一次我们聊天，从李敏谈到贺子珍。他忽然住了口，两眼暗淡，惆怅地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片刻，他叹了一口气：“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住她……”









## 血肉性格

封耀松脸孔略显瘦削。瘦削的脸型出棱角，男子气足。单是相貌剽悍倒也罢了，偏偏他又穿警服，腰上常佩枪，某种人见了不免心里要犯嘀咕。但我们见面亲，可以随便“侃大山”。

你看银幕上的“毛主席”表演得像吗？

貌合神离，少了血肉和性格。

作为贴身卫士，你曾经很接近毛主席了？

吃穿住行，形影不离。

谈话多了，便不能平静。感觉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确确实实是伟人，极伟大的人。

卫士长李银桥回来了。拿起我写好的决心书：我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毛主席。

“哈哈，你还能写出一句话么。一句话错两个字。”卫士长难得一笑，将满头黑发那么一甩，“走吧，跟我去见毛主席。”

走进毛泽东书房，我一下子张大嘴巴：天哪，这么多书！比我认识的字还要多千百倍，满屋书架都要胀裂一般。毛泽东坐一张藤椅伏案阅读。灯光炫目，他全身闪耀出麦芒一样长短不齐的光，我不知是泪水折射的缘故，以为毛泽东真是全身放光芒。

“主席，他来了。”卫士长小声报告。

“唔，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仍在看书。连问两遍不听见回答，便缓缓扭回头。

我痴痴僵立，无声无息。泪水像小河一样淌。

毛泽东起身来到我身边。大手轻轻按在我的头顶上，将头发揉搓，就那么随随便便一拍：“嘿，还是个娃娃呢。”

于是，我醒了，光芒敛去，看清一张早已熟悉的面孔，本能地叫出声：“毛主席！”

“嗯，”毛泽东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封耀松。”

“噢，那你是不是河南开封市那个封？”

“不是的。是一封信两封信的封。”

“哈哈。”毛泽东开心大笑，手指头按在我胸前第二颗纽扣上，“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见信噢。那是一个字，懂了吗？”

我眨眨眼，不懂装懂地点点头。

“今年多大了？”

“十六。”

“爸爸妈妈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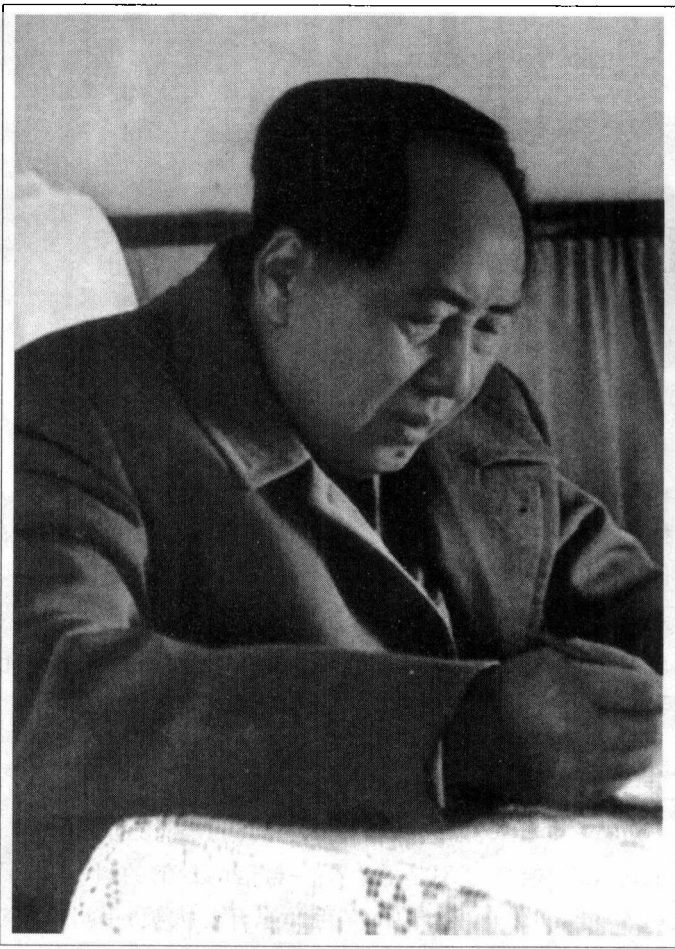
“爸爸拉黄包车，妈妈在家里。”

“又是一个骆驼祥子么。你自己过去干什么？”

“在点心铺学徒。去年工会把我送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学习。后来，厅长王芳带我来到北京……”

“我是为人民服务，要考虑处理许多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就顾不过来，想请你帮帮忙。你帮助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分工不同。这样分工你愿意吗？”

我用力点点头：“愿意。”



“嗯，那就看看我们谁服务得好。”毛泽东握住我手，轻轻摇。从此，我便留在了他身边。

又该我值正班了。卫士张仙鹏嘱咐：毛主席没睡觉，你要注意呢。

我便有些紧张。卫士长说过，每逢大事，毛泽东常常几天几夜不睡，紧张疲劳过度，情绪容易起伏。卫士既要劝他吃饭睡觉，又不能影响他思考和工作。不但需要忠诚，还必须足够机灵。否则，主席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这天，毛泽东是在书房办公，两堆文件都叠有一尺高。他左手夹烟，右手抓笔，阅读文件时眉头稍稍聚拢，全神贯注。落笔批示前，有时要吮两下嘴唇。

我轻轻走到主席办公桌旁，捧走烟灰缸。好家伙！光是烟头也足够我们四名卫士抽一

天。那时，我不懂尼古丁，可也知道烟抽多了爱咳嗽，嗓子疼。便照卫士长教的办法，将主席的烟掰断几支，半支半支地插入烟嘴。

我的目光落到茶杯上。照规律，一个小时左右续一次水……可是毛泽东已经端起茶杯。糟糕，没水了。主席放茶杯的同时，眼皮掀了掀，目光在我脸上一触即离，茶杯落桌有声。我的心便跟着一震，忙去拿杯子。

“嗯。”毛泽东咳一声。我的手一抖，缩回来。主席已经抓过去茶杯，眼皮耷拉着，目光顺鼻梁而下，朝杯子里望。放下那支改变山河的红蓝铅笔，忽将三根指头插入水杯，一抠，残茶进了嘴巴，顺势用手背擦一下沾湿的嘴角，动作自然熟练，像老农民。

我目瞪口呆。

主席一边咀嚼，一边轻晃轻磕茶杯，一边继续看文件。喉咙里咕噜噜响过一道吞咽声。目光刚离开文件，手指又进了杯子，把最后一点

残茶抠进嘴里，茶杯便带声带响放回桌上。

我赶紧拿起空杯出来换茶。

毛泽东喜欢喝龙井茶，一天至少换两次新茶。我小声报告卫士长：“主席吃茶叶了，是不是嫌茶水不浓？”

李银桥毫不当回事：“吃茶怎么了？在陕北就吃。既然能提神，扔掉不是浪费？”

天渐渐黑下来。我注意到毛泽东穿了圆口黑布鞋的脚时而拍拍地。开始以为他坐久了活动活动血脉，次数多了，忽然想起什么，忙去看看温度计。真糟糕，才十三度。

那时，中南海的暖气供应不好，室温常常保证不了二十度。我望着黑下来的天悄悄琢磨，便琢磨出一个法子，出去灌了两只暖水袋。我在毛泽东的办公桌旁蹲下，轻轻地，轻





轻地将暖水袋捂到主席脚面上。那只脚不再拍打地面，安静了。我将主席的双腿按摩一遍，然后撒身抬头。正要起身离开，忽然停住了。

在我的头顶上，探出一张亲切的面孔，红红的。目光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望着我，望着我……忽然，那嘴角抽动两下，眼睛变湿润了：“好，很好，谢谢，谢谢你。”

我的眼圈顿时也湿了，轻轻退去一边。

该给暖水袋换水时，我借机提醒他：“主席，你该吃饭了。”

毛泽东正在批写什么，头也不抬说：“怎么又吃饭了？”我说：“你已经快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有这么长时间了？”毛泽东把最后几个字写完，抬头望望我，又望望窗外，想了想说，“嗯，那就搞点饭吧。”

毛泽东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食盒提来，两菜一汤，一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霉豆腐。除非有客，毛泽东吃饭手不离卷。他斜坐木椅，两眼盯着报纸。大概是看到一篇好文章，那天的吃饭便生出特色：两目有神，神色朝着报纸起伏变化。嘴巴无滋无味，单调地重复咀嚼动作。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菜盘和嘴之间运动，筷子始终落在一个盘子的一个位置上。结果，一盘炒空心菜只夹走少半边，筷子便夹不着菜了。

我悄悄转动菜盘，让主席的筷子落在有菜的位置，又及时将荤素两盘菜换个位置。

“嗯？”毛泽东嚼了几口，突然一怔，目光转向饭桌，露出警惕之色，似乎在说：“味道不对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忙说：“是我把两盘菜掉了个过儿。”

“嗯。”毛泽东松口气，咽下嘴里的菜，“我说不劲么。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那么绵软呢……”他的目光又转向报纸。

“主席，吃饭的时候不要看了，影响消化。”我这点知识是保健医生教的。主席倒听

劝，放下报纸端起碗，三扒两划将饭送入口，便撂了筷子，拿着报纸朝办公桌走去。我一把拉住他袖子：“主席，请你跟我出去走走。”

毛泽东盯住我，用鼻音长长嗯了一声：新官上任三把火啊。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喜欢深呼吸，一呼一吸都带了长长的声响，有时胸腔里也要呼出一道龙吟似的长音。他感觉这样舒服。

“几分钟了？”毛泽东问。

“别急，才五分钟。”

“小封啊，动物里什么飞得最快？”

“大概……雁？天鹅！”

“不对，不对。告诉你吧，是一种雨燕，又叫山燕子。”

“那我知道了，尾巴毛尖尖的像针。”

“那么你说什么动物飞得最高？”

“老鹰。”

“你是鹰鹫不分哪。飞最高的是鹫，这么写。”毛泽东抓住我一只手，在掌心里写。我痒痒，忍也忍不住想笑。毛泽东便索性抓住不放，多写几遍，“别光笑，会写了吗？鹫，鹫，能在珠穆朗玛峰上空飞，在世界最高峰的上空飞……”他一边说一边故意挠我的痒痒。

“鹫，鹫，我会写了，会写了。”我手心痒痒得拼命往回抽。

“现在几分钟了？”

“我有一种感觉，你的表犯了路线错误，在倒退，在走回头路。”

“没有，主席，我的表从来不会倒着走。”

“一、二、三、四……”毛泽东开始散步，数到一百二十下，准备踏入书房的门，“现在十分钟了。”

我说：“主席，你该休息了。”

“不能睡哟。”毛泽东手指敲敲桌上的文件，“你服务得很好，我不把这些文件看完，就该输给你了。”

交班时，我嘱咐卫士田云玉：注意点，主席还没睡觉。

毛泽东这几天心情愉快，与容国团夺回



一项世界冠军不无关系。恰好国内外没什么大事，高兴了，他也玩几下“卫生球”。

那天下午，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我们三个值副班的卫士打乒乓球。毛泽东看见了，便走进来参加：“我也来玩玩小球吧。”

平心而论，我球艺虽然差，若认真较量，未必会输给毛泽东。可是，我怎么好意思赢他老人家呢？便规规矩矩把球送过主席那边。

毛泽东打球可不规矩，像他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那球落得忽近忽远，忽左忽右。我便奔跑不迭，应接不暇，流下汗来。

我送过去一个高球。毛泽东忽然瞪大眼，虚张声势盯住我的右案角。以毛泽东的球艺，能把球打在右案角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做好了万一落案的接球准备。

毛泽东的球拍挥动一半，忽然抽回胸前。一推，只轻轻一推，乒乓球便奔我的左案角落来。球速很慢，可我的重心已经右倾，急切里扭转，便失去平衡，差点滑一跤，踉跄着后退两步，眼睁睁看着球落在左案角上，接着又不慌不忙弹起来，朝地面坠落。

毛泽东哈哈笑，吮一吮下唇，眉目活跃出生动的表情：“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

于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能使毛泽东高兴，松弛一下过度疲劳的脑筋，始终是我们卫士的心愿。

一盘球打完，李银桥来了，招呼我们去搬沙发。

毛泽东书房里的大沙发，准备搬去另一个房间。李银桥指挥我们几个卫士搬。沙发大、门小，试过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

毛泽东进来了，问：“怎么没搬出去？”

我说：“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着我们，在沙发左右踱步。时而望沙发，时而环顾书房，时而瞥一眼门，终于

停住步，作严肃思考状。我们有些不安。不知谁小声喃喃：“主席，要不然……”

毛泽东用手势打断，慢条斯理问：“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先盖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这所房子？”

我们立刻赧颜地低了头。

寂静中，有人吃吃窃笑，小声说：“盖这所房子的时候，中国大概还没有沙发呢。”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李银桥招呼一声，我们便又干起来。这次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终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靠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不时笑着望望我们。沙发一出门，他便走过来问：“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我说：“没错，是先盖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两个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后来，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表扬李银桥的工作时，将这句话精练为：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当天，他在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公开发表了这一言论。

毛泽东带我们去游泳池学游泳。他说：“中国那么多大江大河大海大湖，你们都是旱鸭子可不行。”

毛泽东站在池水中，让我们卫士环绕他四周。老人家兴致很高，下操一样大声喝令：“憋气！”

我们卫士立刻都憋了气。有的鼓嘴，有的瞪眼。

“听口令扎下头去，别害怕——下去！”毛泽东一声令下，扑通，率先将头扎入水。

扑通通，我们跟着将头扎入水。

片刻，毛泽东唿隆一声冒出头，见我们跟着冒出头，便喊：“喘气！再下去！”





可是,我呛水了。吭吭直咳,便想朝岸上爬。

“浙江人不会游水,该打屁股。”毛泽东并没有打我屁股,大手不轻不重打在我背上。我便咳得更欢,还夹带着笑。只听毛泽东喊:“莫用鼻子,用嘴喘气。听命令。憋气!”

扑通通,我们又随毛泽东将头扎入水中,工夫不大又噼隆隆冒出水面……

就这么“扑通”“噼隆”一番,我们几个卫士竟都学会了游泳。真快!后来,我们随他老人家游邕江、游长江、游湘江……毛泽东游到哪里,我们便跟到哪里。

每次游过泳,无论室内室外,春夏秋冬,毛泽东必要晒晒太阳。老人家酷爱阳光。他说:“一个人哪,还是要多见光。晒太阳就是身体上的消毒,增强抵抗能力。”

毛泽东要开会去了,朝我吩咐:“你把鞋子给我弄来。”他老人家湖南口音浓,鞋子不叫鞋子,听音是“孩子”。偏我又是浙江人,不知怎么搞的就听成了“桃子”。

我撒腿就跑,跑到厨房。

“快,侯师傅,桃子,快找个桃子。主席要吃桃子。”

“桃子?桃子……”侯师傅急得团团转,一拍大腿,想起什么似地跑出去。真行,很快找来一个大桃子。

我捧着桃子跑到主席书房,气喘吁吁。停步平息一下,才进去。

“主席,给。”我把桃子递过去。

毛泽东放下手中那本《楚辞》,望住我发愣。

我捧着桃子也跟着主席发愣。

忽然,毛泽东扑哧一笑。

看看桃子又看看我,越笑越开心。

于是,我也嘿嘿窘笑。笑得很僵硬。

“鞋子,我让你弄鞋子来。”毛泽东提起右脚,左手指着脚说。接着又忍不住笑。这一来,我也笑出了声。笑得自然轻松了。

我给主席拎来那双棕色大头皮鞋。至于那个红白水嫩的大桃子,自然落进我的肚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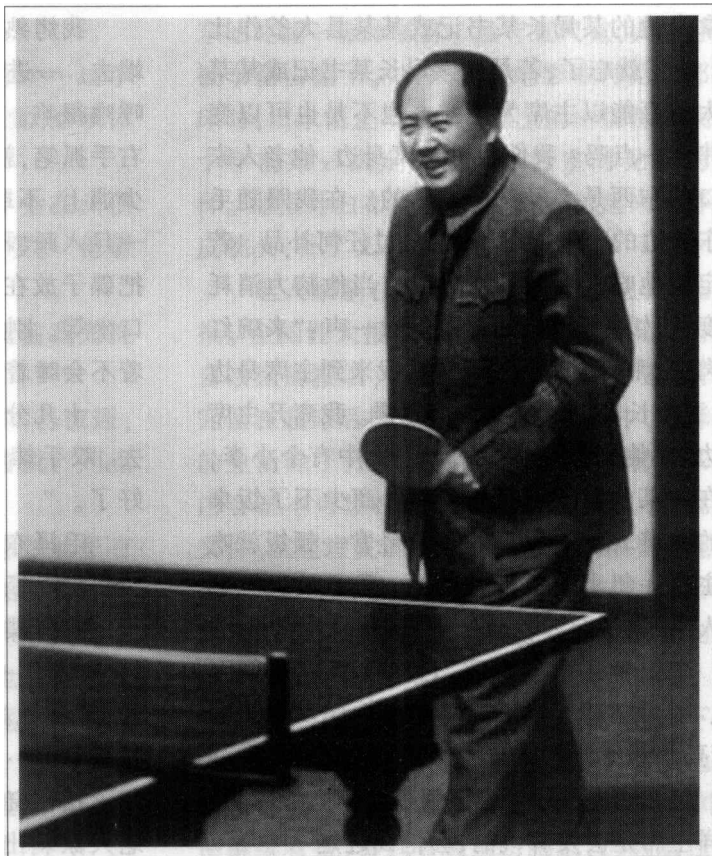
会议刚开一半,李银桥便皱紧了眉头:“这么说,主席已经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

“还喝过两茶缸麦片粥。”有人小声补充。

李银桥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最后落在我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

“嗯。”我眉毛攢紧,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正是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

夕。每逢大事，主席那没有规律的生活规律便被破坏得更无规律可言。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的习惯。其实不尽然。稍遇大事，主席的睡眠便不以时间为准，只依脑筋疲劳程度来决定了。全国全世界能有哪月哪周不出点大事呢？所以我们从来不统计毛泽东每天睡多少小时，那样算不清。我们只计算毛泽东一星期睡多少小时。我的记忆中，毛泽东一星期睡眠不超过三十小时。有次睡了三十五小时，大家还高兴得喝了酒。

毛泽东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是太艰苦了！好了么，四菜一汤。差了么，一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霉豆腐喝下去，便算吃了一餐饭。二十四小时，他吃两餐时候多，也有吃三餐或一餐的时候。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他们就忘了，若是这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真能以主席为榜样，岂不是也可以变得伟大一点吗？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在我跟随毛泽东身边的十来年中，他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度，饥饿感强烈时，必要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我来到主席身边时，卫士长告诉了主席这个习惯。我离开主席身边时，他仍是这个习惯。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唉，我经常一顿饭就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脸见他老人家了！”

李银桥还在望着我，目光忧虑、焦急、沉重。嘴角蠕动，半天只喃喃出一句：“想想办法，要想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啊？难道强迫主席吃饭睡觉？那样主席是会发脾气的，会把我赶走……

夜深了，我陪伴着主席，心里一个劲咕

啾。老人家已是三天两夜了……

忽然，主席将头朝上仰去，以手加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吸气。我抓住时机，几步赶到主席桌旁，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住我，倦容已是无法掩饰。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用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我张了张嘴，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低头又看又写。我不敢说话了。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多说一个字也会引得主席发脾气。

我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不料还是惊动了侯师傅。他眨着两只朦胧的眼，朝我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我苦笑摇头：“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闭口无言。他也不敢惹主席生气。

我烤熟了六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大呼噜很响。他斜靠床上的靠垫，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那么睡着了。这种情况我过去不少遇上，不敢叫醒他。毛泽东睡觉极少极轻，一旦入睡，不容惊醒，惊醒了必定发脾气。我把碟子放在暖气上，防止芋头凉，然后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起来。站着不会睡着误事。

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一声。我忙进去，双手捧了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我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他过去作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我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他老人家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见他自得





其乐,我便悄悄退出屋,立在门口等候。我太困了,吹吹凉风可以保持清醒。

大约又过十几分钟,隐隐听到呼噜声复起,我轻手轻脚走进屋。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耆人家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经睡着。

我蹑着脚走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拿在手里,嘴里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微微战栗着!我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主席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瞪住我,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

“主席!”我叫了一声,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讲不出。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他望着我说,“好吧,小封,我休息吧。”

为了使主席睡好,依照惯例,睡前我先挽他上过厕所,再帮他擦一遍澡。

毛泽东太疲倦,由于久坐血液不得流通,全身难受。我帮他擦背,他哼哼着说:“用点劲,好,再用点劲。”

大概是在外面灌了冷风,我感觉肚里有股冷气乱窜,便尽力往回憋。可是给主席搓背也须用力,于是,那股冷气便失控了。

我放了一个屁,声音很大,脸也立刻跟着烧起来。在主席面前放这么响的屁多不好意思呀!

果然,毛泽东缓缓扭头,慢声慢气问:“小封哪,你在那里搞什么小动作啊?”

“对不起,主席。我,我放了一个……屁。”

“哎,不是屁吧?那是气。折腾你们休息不好,应该我说对不起么。”

“不,不是的。主席,是屁,不是气。”

“不是屁,是放了气。有气放出来好。宁在主席面前丢丑,莫让冷气攻心么。”

我扑哧一声笑了。紧张局促全消失,声音也变得自然:“主席真幽默。你说是气就是气吧。”

毛泽东也笑了,说:“活人哪个不放屁?屁者气也,五谷杂粮之味也……”

从这一天起,我跟毛泽东就像家里人一样亲近随便了。

值班室的电铃响了。我丢下手中的语文书,忙朝主席卧室赶去。

进城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老人家的起居生活由我们卫士具体照料。

正如人们参观中南海见到的那样,毛泽东始终睡一张木板床。虽有五尺宽,大部分却被书籍占据了。后来我从电影中再见到那张床时,泪水便止不住流。床上的一切都和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进毛泽东卧室时见到的一样。那里外白布的被褥,用块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

老人家躺在床上,斜依一个靠枕,正在读报。全国性大报自不必说,其余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主席每天都要过目一遍,看不完便在起床后接着看。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的生活除了开会,接见,外出视察,剩下来的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看书、读报、著书、批阅文件,就连理发的一点时间他也不浪费。他规定,理发只能用十分钟,剃须只许用五分钟。理发的十分钟他也拿了书报阅读,只有剃须的时候才释卷。

我替主席涮一条毛巾递过去。他放下报纸,用湿毛巾擦擦手脸。有时也随心所欲地用这条毛巾擦擦身体的其他部位。他丢下毛巾,便继续看报,直到看完那份报纸,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淡漠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某一点,石雕

一般。

他在思考。他总是思考、思考、思考

……

忽然，他眸子里闪出一道光亮，眼球轻轻转动，深深呼出一口气：“嗯，我起床吧。”

我帮主席穿衣。老人家喜欢穿旧衣服布衣服，穿着软和。他的内衣裤由我们卫士缝补浆洗，外衣制服送王府井洗衣店洗。不经主席同意，没人敢扔他一件旧衣裤，哪怕破得补不住。也没人敢擅自替主席买新衣，买来会挨批。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

毛泽东喜欢穿长筒线袜。穿到脚上，我才发现脚背上又磨破一个洞。我帮他脱下补，劲用大了些，一个洞变成了三个洞。

“主席，换双新的吧？”我抬起头问。

“嫌补着麻烦了？”

“这袜子都糟了。”

“我穿几天磨破一个洞，你动一动手就弄破两个洞，看来不能全怪我的袜子糟。”

真拿他老人家没办法，越老越固执。我只好取针线将那破口吊几针，重新帮他穿好。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提醒：“主席，接见外宾坐就坐，别老往前伸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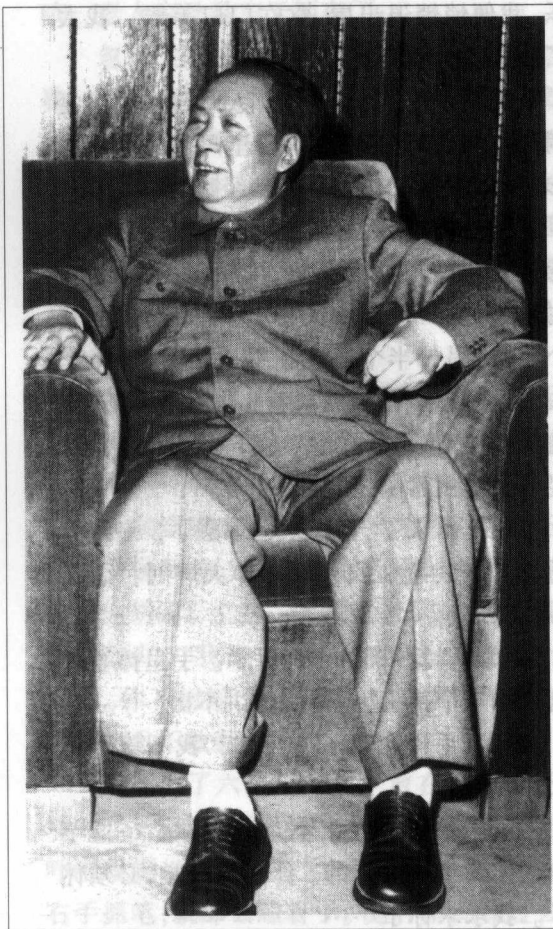
“为什么？”

“一伸就露出袜子了。家丑不能外扬。”

毛泽东笑了：“小鬼，就数你聪明！”

我把他的圆口黑布鞋拿过来：“走路也要小心，这鞋底磨得不比纸厚，踩了钉子就糟了。”

毛泽东不笑了，望着我认真说：“讲吧，都是老话。不讲吧，还真不行。这比红军时候强多了，比延安时期也强多了。艰难时期节约，可以说是逼的。富了还讲节约，没人逼就要靠



毛泽东一只手扶着沙发沿，另一只手  
揉起拳头，微笑中充满着自信与力量

自觉了。要靠思想觉悟呢。”

我不免愧作，赧颜地垂了头。

我照顾主席洗脸刷牙。我在他身边的十来年，老人家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便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也从未抹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刷牙的牙刷也是用到几乎没毛才换。而且不用牙膏，只用牙粉。老人家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在延安就是用牙粉，我用惯了。”

毛泽东吃饭，我侍立一旁观察。老人家不吃牛奶面包，吃豆粥小菜。一双毛竹筷子不时



戳向辣椒和霉豆腐。每逢看到毛竹筷子，我总是想起一个故事。

毛泽东外出，我们总要为他带上毛竹筷子，有次去广东，我忘了带。住宾馆，那里全是象牙筷子。要吃饭了，我跑去厨房要竹筷子。服务员笑道：“竹筷子？我们大饭店哪能用竹筷子？我们全是象牙筷子。”无奈，那就用象牙筷子吧。可是，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们不用这么高级的筷子。”我忙又找服务员，从服务员家里弄来双毛竹筷子，一长一短一粗一细，不配套。我不安地将筷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使用一边说：“不错，用着很好。象牙筷子太重，还是竹筷子好。”

饭后，毛泽东开始办公。我替他沏好一杯龙井茶，又将两支烟掰作四截，插入烟嘴。

毛泽东刚坐下，忽然想起什么，右手抬起来，由里向外轻轻一挥：“你去吧，上课去。”

我心里一阵热。毛泽东这几天正忙，仍然没忘记我们上课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强不起来。他让李银桥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管理员买来书包、笔墨、字典、作业本和课本，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和我们一组的卫士每人一套，并且以他的名义请来老师为我们上课。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现在是我值正班，怎么好离开主席？我说：“现在我值班，不去了。回头可以找人补。”毛泽东说：“你去吧，把暖瓶放这里就行。你们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极看重学习，他要求我们的事情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那么大年纪，为接见外宾需要，仍坚持学英语。他湖南口音重，普通话都讲不好，学英语更困难。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他每期必读，一定要读

出声，请老师帮助纠正口音，反复练习。我劝他：“休息吧？”他总说：“学一点总比不学好。”

上课回来，我径直赶到毛泽东卧室。主席办公有时在书房，有时就在卧室。

第一件事就是给主席倒烟灰缸、换茶水。

毛泽东抬起头，随即伸出左手：“拿来我看看吧？”

毛泽东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我早有准备，忙将本子递过去。毛主席先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

我也高兴，面有得意之色。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5”。

可是，毛泽东还在看我的作业，看得很仔细。笑容渐渐消失，“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

我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我默写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我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

“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辗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笔给我改作业，“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我的5分变成了3分。

机关业余学校有五位老师，其实我还有第六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一门功课，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过我。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为我花了很大心血。即使平日里写家信，也常帮我改正错别字。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就给我讲过不止三遍。

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1954年以来经过著名建筑师





1961年1月，陈云同志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交谈

精心设计改建之后，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楼台水榭，尤具东方园林特色，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从父母那里回来，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因为又轮我值班了。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明天是党的生日。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

毛泽东坐一张藤椅，正在看报。我轻步走近，那是当天的《人民日报》。

“主席，我回来了。”

“唔。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

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他的神色告诉我，他

正在思考，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嘴唇蠕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听不出念什么，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轻晃几下。工夫大了，我便有些疑惑。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我悄悄望报。张开的两版，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

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起身踱到窗前，停步深吸一口气，又踱回桌旁在椅子上坐下，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靠着靠枕，眼望天花板。接着又站起来踱步……

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地舒口长气。

他回到床上，半躺半坐，斜靠着靠枕。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头也不抬说：“你把笔和



纸拿来。”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交给他。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鼻子里唱歌似地哼哼两声，便落下笔去。不曾写得四五个字，立刻涂掉。摇晃着头又哼，哼过又落笔。

我从来不曾见主席这种办公法，大为诧异，却无论如何听不出他哼什么。

就这样，毛泽东写了涂，涂了哼，哼过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头越来越大。终于，我听懂这样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莫非是作诗？我仍然不敢肯定。

毛泽东忽然欠起身，用手拍拍身后的靠枕。长期生活在主席身边，我已善解他的意图，忙过去抱被子，将他的靠枕垫高些，扶他重新躺好。于是，我看清了那张涂抹成一团的纸。字很草，天书一样看不懂。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我借机提醒老人家。

“睡不着呀。”毛泽东撒开稿纸，指点下面的报纸，“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呀。”

我低下头去看，那条消息是很小一块“豆腐块”。就是这样一块“小豆腐”主席也没丢掉。看到了，激动了，睡不着觉，作诗了！

毛泽东继续哼了写，写了涂，涂了又哼，哼过又写。折腾有两个多小时，轻轻一拍大腿，说：“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说实话，这两首七律诗放我面前读十遍，没有注解我也未必能说出多少道道儿。但是，我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日行八万里”、“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青山着意”、“天连五岭”、“地动三河”这样的句子，经主席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涌出，竟然使我着迷。朦胧中像在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抒情曲，更像漫游在神秘的童话世界中。我真心诚意地说：

“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望住我：“什么地方好？”

我张了张嘴，说：“句句都好。”

“那你明白意思吗？”

“我……反正我听着就是好。”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太好了。”

我说：“人民好，诗也好。”

“嗯。”毛泽东欣然下床，转转腰，晃晃头，做几个扩胸动作，然后上厕所。

我说：“主席睡觉吧？下午还要开会呢。”

毛泽东不语，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间里走了走，走到窗前。哗啦！拉开了窗帘。一边朝外张望，一边自言自语：“天是亮了么？亮了！”

我也朝外望。东方的天际，火红的朝霞像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

毛泽东没有睡，走到办公桌旁，抓起毛笔，蘸了墨又写那两首诗，并且再修改一番。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我叫来秘书。毛泽东交代：“你把这个拿去誉誉。”

秘书拿走诗稿。毛泽东重又拿起6月30日《人民日报》，重又读那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一上午又没睡，接着便去参加下午的会议。

夜深了，韶山宾馆里，毛泽东的卧室仍然亮着灯。

一般外出视察，主席往往改变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的习惯。这天上午他就是七八点钟起来绕村转一圈，转着转着就上了村子对面的小山头。山上有座孤零零的坟。毛泽东在坟前肃立，垂下头去。我们才明白这是老人家父母合葬的坟。

也许是思念父母，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靠在被子上吩咐：“小封，你把纸和笔拿来。”

毛泽东又要作诗了。仍然是垫着报纸，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涂，涂了写，不时哼哼出声。当哼声停止，凝神默想时，我发现主席眼